



□张刚

夫妻柳就长在盘山公路一个最大的拐弯处。两棵树同样粗的树干、同样高大的外冠，远望去，并肩直立，枝叶相连，树梢婆娑舞动，如在空中牵手，守护着这个公路的弯角。

两株柳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树干长到两米多高了，分了叉，成一个大大的“丫”字，如果倒过来看就是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；两株大柳树倒过来看，就是一个大大的“从”字。

村子就在山脚下。水平梯田一层层从山脚修到山顶，盘山路曲折盘旋迤迤延伸，像一条飘带缠在梯田间。这种高大的柳树，就分两排站在盘山公路两边。这对夫妻柳，没有人能够说清，是什么人把它们种在这里的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站着站着，就站成了执手的模样；更没有人知道，它们还要这样再站多少年，是几十年，还是上百年？一直站到地老天荒吗？

曾经一度，许多人都以为这些乡村公路边的一株株大柳树，是左公柳。但仔细想想，才发现其实不是，因为那路修的时间比左公的时间要晚很多。但具体啥时候栽的？村里的老人大多去世了，来不及说给后代，后代对这些树并不关心，因此也无据可考。这既不是左公亲手所植，也不是左公的部队所植，那是什么人种的呢？

总之有些年头了。

风从它们枯了的枝条新发的嫩叶间穿过，一年四季。或者是猛烈的寒风裹着严霜，或者是轻柔的春风抚摸着它们相挽的梢丝。寒风来时怒吼啸叫，轻风拂过低语吟唱。它们身边有些树仿佛仍然健壮，其实已被各种虫蚁蛀空了半个身子，即使这样依然活着，每年春季仍然冒出新绿嫩枝。当然，个别几株，还是支撑不了虫子和风霜的侵蚀，有一天夜里，庞大的身躯终于倒下了。

但夫妻柳依然并肩携手挺立着。

其实在西北高原上，能见到的树种也不少，大槐树、大榆树、大杨树，还有梨枣杏桃等各类果树，但房前屋后村口路畔，最常见的还是柳树。这种柳树，是西北高原上最普通的旱柳，尤其在各条山路路口，总有一株或两三株，长成一个路标。因地处高原，饱受风霜的洗练，这些柳树也就具有了坚韧之质，朴实而耐用，是村民们做家具、修房子的主要材料。

著名记者、作家梁衡走遍祖国山川，为许多古树名木立传。他写过陕北的红柳和枣王，也写过晋中的古柏，还有革命圣地的苍松……他总是从文化的角度，讲述古树与人、与村落的历史故事。在他的笔下，每一棵古树就是当地的一部社会史，是活着的、能够与人对话、与时空对话的历史坐标。观树又写树，字里行间，透露出人要活成一棵树这样的情感。

看到半山腰这夫妻树，我也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片土地上的农民，是被老天爷无意之中洒落在这穷乡僻壤中的生命，正像这并不昂贵的柳树，要不是这两

株离得近，长着长着长成了夫妻携手的模样，谁会注意到呢？

然而这树的根，树的筋脉却仿佛又和村民们联在一起似的，能感知到村民的爱憎和疼痛。

有一年，结婚不久的小两口闹矛盾，小媳妇半夜里离家出走了——当地人把这种负气出走称之为“掂山”。半夜“掂山”是最常见的夫妻之间的别扭，人们也司空见惯。这个小媳妇半夜出了村口，沿公路向山上走去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

其实小媳妇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走。这大路只有一条，走到夫妻柳下的时候，她就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。夜静得吓人，黑得吓人，到处是风吹过的各种沙沙的响声，仿佛四周不宁。于是她就靠着其中一株大树的身子坐在那里。

坐下去感受这风也小了，响声也小了，身子仿佛也温暖起来了。她便这样迷迷糊糊坐到了公鸡打鸣。村里鸡鸣声此起彼伏远远传到山上，其中仿佛也有她家那大公鸡的啼叫声。她脑子也就清醒过来了，打定主意不走了，要回那个家去，至少还有一窝鸡要照料呢。等天稍有光亮她站起身来，这时却看到另一株大柳树后，也站起一个人来。是她那冤家丈夫。原来他一直远远地悄悄地跟着她，看她坐这里了，便也悄悄地躲在另一棵树后，默默地陪了一夜。

于是，这青年后生最终软下了梗着的脖子，扯了扯媳妇的胳膊，这媳妇也就默默地心底窃喜地跟着回去了。

这样说来，倒是这两株大树有心了，有意庇护这一对冤家。

更多的时候，这里是村民劳作休息的天然凉亭。下地干活，走到这里，人们总要在树荫下歇歇脚。村民歇脚也很有趣，都是摘下草帽，把帽沿垫在屁股底下，敞开衣襟兜着山风，再卷上一支旱烟惬意地抽着，谈论着庄稼的收成，憧憬着丰收。

有一次，几位村民正在这里纳凉，一辆小轿车从山上疾驶而来，速度太急，在这个转弯处失控，万幸的是躲开了村民，但一下子撞到其中一棵树干上。到底是根深叶茂，小汽车撞上去，树干虽然剧烈地晃了几下，但身子仍然直立，连歪都没歪，只是把一大片树皮给蹭掉了。那肇事车的头撞没了，汽油漏了一地，基本上报废了，可司机和后座上的人却平安无事。村里人都说，这是棵救命树呀！一车人惊魂未定，哆嗦好久。后来找救援队来，拖走那破车时，车主人真给大树鞠了一个躬，嘴里也念叨着感谢大树。

在当地人眼里，夫妻柳是特别的。因为乡下农夫，夫妻之间很少有这样牵手并肩的模样。除了结婚照靠得近一点，要是走在路上，总是丈夫在前面走，妻子跟在后面，走成了一个顺从的“从”字。从刚结婚时就这样，一前一后走着，到老了，老伴拄了拐了，仍然是一前一后，顺着，走着，平淡而普通。

平淡而普通的生活表象下，是默默积淀深深扎根的生命根系。这两棵柳树，就这样并肩站在这里。站着，一直站着。

□杨曙明

姑苏，乃苏州的雅称，犹如济南雅称“泉城”。苏州和济南虽然都是历史文化名城，但“姑苏”的雅称历史悠久，而“泉城”的雅称尚不足百年。

国庆假期闲来无事，再次到了苏州。记不清是第几次到这里来了，但首次姑苏行的情形至今还清晰如昨。

1981年9月2日，新婚燕尔的我，携妻从济南经南京来到苏州，那是我们旅行结婚的第二站。

如今乘坐高铁，从济南西到苏州北，四个小时足已。当年的铁路交通可没有如此便捷、高速啊！此乃今非昔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时候的旅客列车，只有特快列车和普通客车，而且绝大多数是普通客车。特快列车逢大站才停靠，普通列车则无论大站小站，几乎站站必停，因而车速很慢，从济南到南京，需要一个通宵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，虽然改革开放已是“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但旅游业尚未萌芽。我们的结婚旅行，完完全全靠自己谋划，自己操作。

记不清我们是什么时辰从南京上的车，但记得到苏州的时间大约是早晨六点钟。那年月不仅铁路交通落后，城市交通同样也不咋的。我们下车之后，因为人生地不熟，且天色尚早，公交车还未开始运营，因而便乘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，沿河游走，按图索骥，前往住宿的旅社。

晨雾迷蒙，水雾弥漫，河流纵横交错，这是苏州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。小桥流水比比皆是，白墙黑瓦随处可见。我和妻子都是第一次到江南水乡，因而看到这些景象，不免有些心旷神怡。

江南水乡非苏州独有，姑苏园林则是苏州独有的景致。苏州园林的最大特色，我以为不是建筑，更不是绿化，而是那些千姿百态的奇石。留园、狮子园、拙政园等等，皆是如此。通过堆石叠山，在有限的空间里，配置亭台楼阁，形成了小桥流水、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园林，使人“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，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”，达到宛若天开的艺术境地。

奇石没有生命，不会说话，更不会思维，但却很有灵性。宋代诗人陆游曾言“花如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，奇石的灵性主要表现在其神态奇妙、鬼斧神工、寓意人生、蕴含人意等诸多方面。因而它不仅扶正、辟邪，而且还能护佑、镇宅，并为人排忧解难，使人心身愉悦。这也是达官贵族和文人墨客喜欢奇石的原因所在。时下趵突泉公园内的龟石，就是济南先贤张养浩生前收藏的“十友”（十块奇石）之一。

苏州园林的奇石，依我看来，狮子林奇石当最具灵性。你看那园内的“百狮群”，有大有小、有立有卧，神态各异，千姿百态。每次来到这里与它们对视，我总会感到好似与其情感交融，那种心灵上的感应无以言表。四十二年前这样，四十二年后仍是如此。

苏州的经典园林，早先都是私

【岁月留痕】

再游姑苏忆往昔

家住宅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岳父曾经在大户人家帮佣多年，因而对他们的生活和习性有些了解。妻子或许是听岳父讲述这过往的故事太多，所以非常渴望看看当年大户人家的生活场景。记得那年游览苏州时，她就特别留恋留园。

留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是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之经典。留园的厅堂宽敞华丽，庭院富有变化，亭榭高低参差，曲廊蜿蜒舒展，园林建筑与山、水、石呈天然融合之美，彰显出咫尺山林、小中见大的艺术境界。妻子对这些兴致盎然，但她最感兴趣的，还是那些发生在留园的才子佳人的过往历史。

清朝末年，留园的主人是有着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之称的盛宣怀。盛府中有一位才貌双佳，且留有天足的家庭教师，姓倪名桂珍。某日，留美归国的牧师宋耀如到盛府作客时，与倪桂珍相互钟情，而后喜结连理。二人婚后生育了六个子女，即宋氏三姐妹（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美龄）和宋氏三兄弟（宋子文、宋子良、宋子安）。此外，有关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故事国人大都略知一二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这赵四小姐的母亲吕葆贞，曾经是盛宣怀家的丫鬟。当年由盛家做主，许配给了时任交通部次长的赵庆华。婚后吕葆贞生育了四儿三女，其中的赵一荻，因为在赵家姐妹中排行第四，因而被称赵四小姐。

我是个文学爱好者，对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可谓耳熟能详。因了这首诗的缘故，首次姑苏行我特意去了寒山寺。那时的寒山寺，不似今天这般豪华壮观，如果说寒酸倒可谓名副其实。低矮的寺门，破旧的庙宇，香客寥寥，游客稀落。而时下的寒山寺，香客不少，游客更多，尤其是国庆假期这几天，更是人声鼎沸。

我年轻时喜欢吹笛，当年流行的那些笛子独奏曲，如《牧民新歌》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《陕北好》等，我大都吹得很流利，更别谈《战地新歌》中的那些歌曲了。记得那年我和妻子在苏州城内游览时，路过苏州民族乐器厂门市部，我们特意挑选了一支G调竹笛，既是喜爱，也是作为结婚旅行的纪念物。这支竹笛，如今还完好地保存在笛子盒里，偶尔我还会拿出来吹上几段。

在笛子的经典曲目中，有一首具有浓郁江南风味的《姑苏行》。乐曲采用昆曲音调，音色柔美，旋律悠扬，节奏明快，韵味深长，表现了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之情。每每欣赏这首乐曲，我的眼前便会呈现出姑苏城那诗情画意的景色。这些年我每次到苏州，总会在游览时情不自禁地哼起《姑苏行》的曲调，这次的姑苏行，同样也是如此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当过苏州刺史，因而与姑苏有着深深的情缘。他在《正月三日闲行》中，生动描绘了姑苏的万千风情：“黄鹂巷口莺欲语，乌鹊河头冰欲销。绿浪东西南北水，红栏三百九十桥。鸳鸯荡漾双翅，杨柳交加万条。借问春风来早晚，只从前日到今朝。”我很喜欢这首诗，权且把它当作本文的“豹尾”吧！